

## 【書評書訊】

# 佛佛道同，祖祖相應

——讀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林觀潮

廈門大學哲學系宗教學教研室副教授

## 序言

筆者有幸拜讀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註 1]一書，獲教良多，也深深慚愧過去對於星雲大師和人間佛教，竟然懂得很少。於是同時重溫《傳燈——星雲大師傳》[註 2]、《圖說佛光山》、《二〇〇四年佛光山弘法報告·行佛紀實圖錄》等書籍，覺得自己終於彷彿看到了一座巍巍高山的浩浩輪廓，心中浮起許多感動和回憶。

## 一、讀後感

滿義法師親炙星雲大師，深得心傳，熟悉本師的言語著述、行誼風範。法師兼才學出眾，多年擔任編輯、文書、書記等文字工作，所以筆下流暢，條理清晰，文章格局宏闊不凡。《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一書，鮮明揭示實踐人間佛教是星雲大師佛教思想的基本內容，是大師弘法利生的根本特色。該書意氣超邁，直指人間佛教乃是佛陀本懷，明示星雲大師乃是落實人間佛教、弘揚人間佛教的真實行者。該書無意拘泥於研究誰是人間佛教的創始者，也無意定位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只是希望讀者聞者，從大師實踐人間佛教的實例事蹟、行誼風範、身教言教中，理解人間佛教，明白其意義內涵，以期更新觀念，昇華思想，達到普世共生，自我一體。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總結認為，星雲大師弘揚實踐人間佛教，具有迥異常人的語言、方法、理念、思想和目標，具有不同一般的人格特質，如願力、心量、慈悲、智慧、勇敢、堅毅、精進、忍耐、愛才、無私。舉凡這些，都是大師成功的重要因素，值得探討。該書因而從四個方面，即「說法的語言不同」、「弘化的方式不同」、「為教的願心不同」、「證悟的目標不同」，展開分析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弘揚實踐。筆者數讀而後，受益匪淺，故不揣後學淺陋，敢冒失敬之咎，引用前賢文章，略作改動，以表達心中感受。其排列如下。

昔世尊以正法眼付囑迦葉，以心印心。及洪音震旦，五葉花開，各自建立法幢。考其源流，惟臨濟大行於天下，自達磨以至棲霞志公上人。直透頂門，掃除窠臼，拋脫繩墨，翩翩然迴出千百法門之上。噫，今往矣！當今日揮塵尾、唱無生曲者，比比也。爲我試問，誰可宏敷至教、大闡玄機者乎？又爲我試問，誰可力護梵音，繼往開來者乎？又爲我試問，誰可弘化人間佛教，高揚中華文物，掀揭宇宙，久而益昌者乎？非佛光星雲大師，誰其當者？觀其振教台島，喝棒泛迷津之筏，機鋒傳暗室之燈。言前領旨，格外明宗，爲百萬人師。及至法流全球，開二百有餘道場，度一千之多民族。佛光本山，人間淨土，五洲四洋，莫不梯山萬里，踰溟渤，扶老攜幼，而至者不衰。

乙酉之秋，大師高足滿義法師，推演新作。傳者閱者，不忍釋手。是書也，依本師言行著述，體本師傳法心要，明之曰人間佛教，冠之曰星雲模式，歎其博大精深，發其意義內涵，凝思歸納，四點不同，曰說法語言，曰弘化方式，曰爲教願心，曰證悟目標。以此爲綱，旁徵博引，開列細目，計三十二。綱舉目張，堂堂皇皇。導僧俗入大師智慧之法海，引大眾泛人間佛教之汪洋。

大師言語著述，鍛煉人天，不落擬議，真能扼鬚龍項、捋猛虎鬚者也。專以的切一著子示人，豈肯向語言文字間尋討？直令二千五百餘年正教，作一擔子，硬著脊樑承當。

且也寶島同胞，於佛道最重，家崇戶曉。大師一瓠飛渡，而舉地皈依，爲佛光開天之祖，真與祖祖化導之意，津津然有合也。昔四祖與破頭山栽松道者曰：「汝已老，倘若再來，吾尚遲汝。」至今人傳弘忍是栽松道者後身。佛佛道同，祖祖相應，今觀大師之道顯全球也，以無相、無念、無住接人，直把四大部洲入一毛孔，殆亦大士後身也夫？

嗟乎，人向正法者，當以人間佛教爲宗也已，抑又向人間佛教者，又當以星雲大師爲宗也已。當此簧鼓之時，正法衰邁，世界動亂，文明危機，欲迴狂波於碧津，撞景鐘於神州，應時維新，革除積弊，回歸佛陀，重振生機，爲今世佛教開五百年之新運，爲地球人類開千萬道之光明，實於師焉是賴。則茲書所載也，亦師之行實千萬之一已耳。區區語言文字，又烏足以盡師哉！<sup>[註 3]</sup>

## 二、感謝因緣

十多年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常流連於故鄉省內的一些大寺院當中。那時不知自重，在莆田南山廣化寺等處捧回許多免費贈閱的經書。其中有一本廣化寺印刷流通的星雲大師著〈佛教青年成功立業之道〉<sup>[註 4]</sup>，薄薄的，藍色封面。當時並不知道大師是誰，只是覺得書中的許多話對自己很有啓發。就這樣，這本薄薄的書和其他幾本經書一樣，伴著我一路走來。

一九九六年開始我在日本留學，一段時間後因為學習關係，經常前往黃檗宗的總本山——京都宇治的黃檗山萬福禪寺。京都黃檗山由出身明末福建省福清縣的隱元隆琦禪師（一五九二—一六七三）東渡開創，建築風格純粹按照明朝禪林規制，保持至今。進入山門後，有一種回國的感覺，頗能慰藉心中的鄉愁。許多次，在隱元禪師的壽藏前靜靜佇立，聽風吹過，禁不住熱淚盈眶。在山內的黃檗文化研究所，閱讀了許多資料，也拜會了許多來自各方的黃檗文化愛好者。

感謝與黃檗山的這種因緣，讓我懂得了許多東西。也感謝這種因緣，促成了我有緣拜訪宗教法人臨濟宗大阪佛光山寺。黃檗文化研究所的田中智誠先生，總會讓我看大阪佛光山寺送來的報刊《佛光世紀》，然後讚歎一兩句。做為同黃檗山一樣，純粹由中國僧人開創，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大阪佛光山寺，田中先生天然有一種好感，並為它的活躍感到高興。他是一個內向的人，似乎跟大阪佛光山寺也沒有直接的來往，但成全了許多人跟大阪佛光山寺的來往。

打開大阪佛光山寺的網路主頁，在「國際佛光會大阪協會歲時記」中，有許多令人感動的記事。以下四條，我比較熟悉它們的背景。

一九九三年（平成五年）五月十六日。大阪佛光協會主催による古寺巡礼、京都萬福寺など古刹名勝を参詣。

二〇〇一年（平成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台湾觀光協會大阪事務所陳水源所長編纂《隱元禪師と萬福寺》、慈怡法師指導、五百頁余りの内容豊富。

二〇〇二年（平成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京都觀世寺住職中西随功法師の要請により、慈怡法師該寺「佛學講座」、北村愿子・中筋惠子師姐随行。

二〇〇四年（平成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大谷大学博士、花園大学国際禅学研究所研究員林觀潮来訪、《伝灯》などを贈る。

一九九三年五月的京都黃檗山萬福寺巡禮，是大阪佛光協會成立翌年的一個活動。我有緣聽過參加活動的兩位法師回憶當時心中的感動，都認為黃檗山的中國特色有一股震撼心靈的鼓舞力量。陳水源先生編纂的《隱元禪師與萬福寺》，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由台北晨星出版社發行。這是第一部由中國學者完成的有關隱元研究的著作，此前的相關著作的作者多為日本學者，也有美國學者。《隱元禪師與萬福寺》的編纂得到大阪佛光山寺住持慈怡法師的指導，應該說是佛光山和黃檗山之間的一個鮮為人知的特殊因緣。我跟陳先生由田中先生

介紹認識，一見如故。陳先生計畫著退休後到大陸，目的是參拜福建福清的黃檗山，囑我到時陪同帶路。

中西隨功先生是淨土宗僧侶，也是一位大學教授，跟田中先生是老朋友。他住持的京都觀世寺，每年十一月都要舉行一次佛教文化活動，除了檀家、信徒，還廣邀各界朋友。慈怡法師的講演是二〇〇二年活動的重要節目。休息期間，中西先生帶我拜會了慈怡法師。法師表示歡迎我到大阪佛光山寺參觀。中西先生目睹大阪佛光山寺的創立發展，心懷驚異。我們談到佛光山時，他總是由衷讚歎：「了不起！太有實力了！」

我本來等著跟陳先生、中西先生一起拜訪大阪佛光山寺，但一直等不到一起有空的機會。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大阪的岡龍男先生帶我參訪佛光山。岡先生是在陳水源先生的介紹下與佛光山結緣的，多次參加過山裡舉行的佛事活動。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滿庭法師贈送我《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讓我想起之前大阪佛光山寺贈送我《傳燈——星雲大師傳》也是在九月二十八日。兩書對比著看，心裡有些激動。這是一個偶然巧合的日子，卻引起我的回憶，令我彷彿又來到了大阪佛光山寺那布置在二樓的，莊嚴肅穆的大雄寶殿中。

當我徜徉在大阪佛光山寺美麗開闊、古色古香的庭院中，看鐵樹開花，青松滴翠，我總覺得自己是置身在故鄉的某座寺院中。亦如我聆聽京都黃檗山的蟬鳴時，總覺得是徘徊在故鄉福清黃檗山的林間樹下。感謝飄來的風，流過的雲，感謝種種的因緣！

### 三、聯想黃檗隱元大師

星雲大師於一九六七年創建台灣高雄佛光山，在迄今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以佛光山為總本山的派下道場遍布世界各地，總數已達到兩百多座。中國佛教以無比強大的張力，在地球範圍內延伸。與之相伴隨，中華文化也以空前高昂的氣勢，在世界各地傳播。作為一個具備強烈中國特色的佛教教團，以星雲大師為開祖的佛光宗在異文化環境中，所挾帶的這種無遠弗屆的張力氣勢，在中國佛教史上似乎還找不出第二個。而佛光宗所顯示出來的這種張力氣勢，卻令人不禁聯想起歷史上隱元禪師攜明末黃檗禪東渡日本而開創的黃檗宗。雖然，黃檗宗的影響還只是僅限於日本國內。

隱元禪師於南明永曆八年（一六五四）以福清黃檗山萬福禪寺住持的身分，應邀東渡日本弘法，於日本寬文元年（一六六一）開創京都黃檗山萬福禪寺，建立佛教教團。以京都黃檗山為中心，隱元及其弟子們所代表的中國佛教和中華文化，風靡了整個日本江戶社會，形成了所謂「黃檗文化」現象。關於隱元東渡後的弘化情形，當時鄧會所作以下一文可資參考。

### 隱元禪師太和集序

昔世尊以正法眼付囑迦葉，以心印心。及洪音震旦，五葉花開，各自建立法幢。考其源流，惟臨濟大行於天下，自達磨以至徑山費隱老和尚。直透頂門，掃除窠臼，拋脫繩墨，翩翩然迴出千百法門之上。噫，今往矣。當今日揮塵尾、唱無生曲者，比比也。為我試問誰可宏敷至教、大闡玄機者乎？又為我試問誰可力護梵音，繼往開來者乎？非黃檗隱元大師，誰其當者？觀其振教南天，喝棒泛迷津之筏，機鋒傳暗室之燈。言前領旨，格外明宗，為百萬人師。及至飛錫扶桑，五畿七道，莫不梯山萬里，踰溟渤，扶老攜幼，而至者不衰。

癸卯之春，余讀其扶桑所編太和集，不忍釋手。是集也，鍛煉人天，不落擬議，真能扼獐龍項、捋猛虎鬚者也。專以的切一著子示人，豈肯向語言文字間尋討？令二千餘年正教，作一擔子，硬著脊樑承當。且也扶桑之人，於佛道最重，家崇戶曉。大師一瓠飛渡，而舉地皈依，為東國開天之祖，真與折葦西來之意，津津然有合也。

昔四祖與破頭山栽松道者曰：「汝已老，倘若再來，吾尚遲汝。」至今人傳弘忍是栽松道者後身。今觀大師之道顯扶桑也，以無相無念無住接人，直把四大部洲入一毛孔，殆亦達磨後身也夫？嗟乎，人向宗門者，當以臨濟為宗也已，抑又向臨濟者，又當以隱大師為宗也已。當此簧鼓之時，黃頭乳口各自爭鳴，欲迴狂波於碧津，撞景鐘於神州，實於師焉是賴。則茲集也，亦師之咳唾餘緒已耳。區區語言文字，又烏足以盡師哉。癸卯梅月，方外素庵會道人和南謹序。（《隱元全集》，第三一七三頁）

鄧會是福州人，隱元年譜被稱之為「三山戶部郎中素庵鄧公」。<sup>[註 5]</sup>他的這篇序文作於一六六三年四月，對隱元極盡讚歎，代表著當時國內士大夫對於隱元東渡弘化的評價。鄧會寫作此文時，並沒有預料到八十二年後的日本延享二年（一七四五），京都黃檗山派下寺院竟然發展到一千一百多座<sup>[註 6]</sup>，也沒有預料到三百多年後的今日，京都黃檗山法脈綿延，已傳遞至第六十代住持。當然，鄧會可能更沒有預料到，他不惜以溢美之詞讚歎的隱元禪師，已逐漸被故國所遺忘，連同接踵東渡的七十多位禪僧，和百多年間傳去的文物。

隱元東渡翌年的一六五五年，派出僧徒古石到達江蘇虞山維摩院省覲本師費隱通容<sup>[註 7]</sup>，當時，隱元的同門師弟嚴栻這樣描述本師當時的欣喜：

僧有朝普陀回者，侈為美談，構其國所錄以貽黃檗。而師會下上人古石，轉以來呈徑山老人。老人憮然三歎，曰：「吁嗟乎！道之行不行，固不眉睫爭而蝸角競乎？吾歷主首剎，而投老於虞仲之培塿，吾之徒且大闡吾道於文言不同、車書別載之殊俗。吾嚴護道統而叢謗於浮木之盲龜，吾之徒且速成吾志於旭日初朗、慧光共照之異邦。鼻祖結九稔之舌，船子垂廿載之綸，吾之徒騰驥變現，轉洪鈞於掌上，鼓玄化於斯須。百世之後，有作者起，庶幾可以考其得失已乎？」（嚴栻，〈隱元禪師語錄序〉，《新纂校訂隱元全集》第一五七一頁）

「百世之後，有作者起，庶幾可以考其得失已乎」一句，發人深思。所謂作者，創造者，開創者，宗師，開祖也。[註 8]三百年後，有不世出之宗師再起，洪鈞轉掌，法幢高豎，鼓吹玄化，揚名異域，與隱公前後輝映，相得益彰，方可知隱公之功業。費大師亦過來人，一時之言，是無所指也，抑有所指也？

### 結語

星雲大師在七十歲時曾經說：

我十二歲出家，今年已七十歲，這期間不曾放過假，也不知放假是何滋味？再過十年，就八十歲，自二十歲任白塔國小校長起，這期間我工作了六十年。這六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每天的工作量可以抵得過五個人，這樣算起來，我的壽命就有三百歲了。（《雲水三千》）

而滿義法師認為：「其實如果將大師的一生所做，完整列出一個統計紀錄，他的生命早已不只三百歲，而是遠遠超過於此。」[註 9]

滿義法師的話代表著大眾的心聲。衷心祝福大師健康長壽，祝福佛光宗昌盛興隆！

### 【註釋】

[註 1] 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八月）。

[註 2]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一月）。

[註 3] 本段文字主要本自鄧會〈隱元禪師太和集序〉（《新纂校訂隱元全集》，第三一七三頁），見後文引用。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隱元全集》（東京：開明書院，一九七九年十月）。又，「應時維新，革除積弊，回歸佛陀，重振生機」句，引用自陳兵教授〈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普門學報》第一期，二〇〇一年一月）。「爲今世佛教開五百年之新運」引用自唐德剛教授〈佛教今後的五百年〉（《國際佛光會成立大會特刊》，一九九二年五月）。

[註 4] 星雲，〈佛教青年成功立業之道〉（福建莆田廣化寺印，一九九一年六月）書號五〇二〇。

[註 5] 《普照國師年譜》寬文三年癸卯，《隱元全集》，第五二四二頁。

[註 6] 可參考日本黃檗山存〈濟家黃檗山萬福禪寺派下寺院牒〉。黃檗宗海福寺藏本，卷末題記「延享二乙丑年十二月萬福禪寺現住大鵬」。延享二年（一七四五）。

[註 7] 費隱通容，一五九三—一六六一，福建福清縣何氏，臨濟宗第三十一傳，著《五燈嚴統》。

[註 8] 《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註 9] 同 [註 1]，第一七六頁。